熙寧轉對疏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熙寧轉對疏
作者：曾鞏　北宋

本作品收錄於《南豐文鈔/001卷》

準御史臺告報臣寮朝辭日具轉對，臣愚淺薄，恐言不足采。然臣竊觀唐太宗即位之初，延群臣與論天下之事，而能絀封倫，用魏鄭公之說，所以成貞觀之治。周世宗初即位，亦延群臣，使陳當世之務，而能知王樸之可用，故顯德之政，亦獨能變五代之因循。夫當眾說之馳騁，而以獨見之言，陳未形之得失，此聽者之所難也。然二君能辨之於群眾之中而用之，以收一時之效，此後世之士，所以常感知言之少，而頌二君之明也。今陛下始承天序，亦詔群臣，使以次對，然且將歲餘，未聞取一人，得一言，豈當世固乏人，不足以當陛下之意與？抑所以延問者，特用累世之故事，而不必求其實歟？臣愚竊計殆進言者，未有以當陛下之意也。陛下明智大略，固將比跡於唐虞三代之盛，如太宗、世宗之所至，恐不足以望陛下，故臣之所言，亦不敢效二臣之卑近。伏惟陛下超然獨觀於世俗之表，詳思臣言而擇其中，則二君之明，豈足道於後世，而士之懷抱忠義者，豈復感知言之少乎？臣所言如左。

臣伏以陛下恭儉慈仁，有能承祖宗之德；聰明睿知，有能任天下之材。即位以來，早朝晏罷，廣問兼聽，有更制變俗、比跡唐虞之志，此非群臣之所能及也。然而所遇之時，在天則有日食星變之異，在地則有震動陷裂、水泉湧溢之災，在人則有饑饉流亡、訛言相驚之患，三者皆非常之變也。及從而察今之天下，則風俗日以薄惡，紀綱日以弛壞，百司庶務，一切文具而已。內外之任，則不足於人材；公私之計，則不足於食貨。近則不能不以盜賊為慮，遠則不能不以夷狄為憂。海內智謀之士，常恐天下之勢不得以久安也。以陛下之明，而所遇之時如此，陛下有更制變俗、比跡唐虞之志，則亦在正其本而已矣。《易》曰：正其本，萬事理。臣以謂正其本者，在陛下得之於心而已。

臣觀《洪範》所以和同天人之際，使之無間，而要其所以為始者，思也；《大學》所以

誠意正心修身，治其國家天下，而要其所以為始者，致其知也。故臣以謂正其本者，在得之於心而已。得之於心者，其術非他，學焉而已矣。此致其知所以為大學之道也。古之聖人，舜、禹、成湯、文、武，未有不由學而成，而傅說、周公之輔其君，未嘗不勉之以學。故孟子以謂學焉而後有為，則湯以王，齊桓公以霸，皆不勞而能也。蓋學所以成人主之功德如此。誠能磨礱長養，至於有以自得，則天下之事在於理者，未有不能盡也。能盡天下之理，則天下之事物接於我者，無以累其內；天下之以言語接於我者，無以蔽其外。夫然則循理而已矣，邪情之所不能入也；從善而已矣，邪說之所不能亂也。如是而用之以持久，資之以不息，則積其小者必至於大，積其微者必至於顯。古之人自可欲之善，而充之至於不可知之神，自十五之學，而積之至於從心之不逾矩，豈他道哉？由是而已矣。故曰：「念終始典於學。」又曰：「學然後知不足。」孔子亦曰：「吾學不厭。」蓋如此者，孔子之所不能已也。夫能使事物之接於我者不能累其內，所以治內也；言語之接於我者不能蔽其外，所以應外也。有以治內，此所以成德化也；有以應外，此所以成法度也。德化、法度既成，所以發育萬物，而和同天人之際也。

自周衰以來，道術不明。為人君者，莫知學先王之道以明其心；為人臣者，莫知引其君以及先王之道也。一切苟簡，溺於流俗末世之卑淺，以先王之道為迂遠而難遵。人主雖有聰明敏達之質，而無磨礱長養之具，至於不能有以自得，則天下之事，在於理者有所不能盡也。不能盡天下之理，則天下之以事物接於我者，足以累其內；天下之以言語接於我者，足以蔽其外。夫然，故欲循理而邪情足以害之，欲從善而邪說足以亂之。如是，而用之以持久，則愈甚無補；行之以不息，則不能見效。其弊則至於邪情勝而正理滅，邪說長而正論消，天下之所以不治而有至於亂者，以是而已矣。此周衰以來，人主之所以可傳於後世者少也。可傳於後世者，若漢之文帝、宣帝，唐之太宗，皆可謂有美質矣。由其學不能遠而所知者陋，故足以賢於近世之庸主矣，若夫議唐虞三代之盛德，則彼烏足以云乎？由其如此，故自周衰以來，千有餘年，天下之言理者，亦皆卑近淺陋，以趨世主之所便，而言先王之道者，皆絀而不省。故以孔子之聖，孟子之賢，而猶不遇也。

今去孔孟之時又遠矣，臣之所言，乃周衰以來千有餘年，所謂迂遠而難遵者也。然臣敢獻之於陛下者，臣觀先王之所已試，其言最近而非遠，其用最要而非迂，故不敢不以告者，此臣所以事陛下區區之志也。伏惟陛下有自然之聖質，而漸漬於道義之日又不為不久，然臣以謂陛下有更制變俗、比跡唐虞之志，則在得之於心。得之於心，則在學焉而已者。臣愚以謂陛下宜觀《洪範》、《大學》之所陳，知治道之所本不在於他；觀傅說、周公之所戒知學者非明主之所宜已也。陛下有更制變俗、比跡唐虞之志，則當懇誠惻怛，以講明舊學而推廣之，務當於道德之體要，不取乎口耳之小知，不急乎朝夕之近效，復

之熟之，使聖心之所存，從容於自得之地，則萬事之在於理者，未有不能盡也。能盡萬事之理，則內不累於天下之物，外不累於天下之言。然後明先王之道而行之，邪情之所不能入也；合天下之正論而用之，邪說之所不能亂也。如是而用之以持久，資之以不息，則雖細必巨，雖微必顯。以陛下之聰明，而充之以至於不可知之神；以陛下之睿知，而積之以至於從心所欲之不逾矩，夫豈遠哉？顧勉強如何耳。夫然，故內成德化，外成法度，以發育萬物，而和同天人之際，甚易也。若夫移風俗之薄惡，振紀綱之弛壞，變百司庶務之文具，屬天下之士使稱其位，理天下之財使贍其用，近者使之親附，遠者使之服從，海內之勢使之常安，則惟陛下之所欲，何求而不得，何為而不成乎？未有若是而福應不臻，而變異不消者也。如聖心之所存，未及於此，內未能無秋毫之累，外未能無纖芥之蔽，則臣恐欲法先王之政，而智慮有所未審；欲用天下之智謀材謂之士，而議論有所未一，於國家天下愈甚無補，而風俗綱紀愈以衰壞也。非獨如此，自古所以安危治亂之幾，未嘗不出於此。

臣幸蒙降問，言天下之細務，而無益於得失之數者，非臣所以事陛下區區之志也。輒不自知其固陋，而敢言國家之大體。惟陛下審察而擇其宜，天下幸甚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